

讀史贅議

乾

210  
/

0 1 2 3 4 5 6 7 8 9 10

タイトル番号 : 0057

書名 : 讀史贅議

2冊

嘉 永 癸 丑 新 鐫

竹堂齋藤先生著

讀史教員議

古香書屋藏版

50445

絕句二首代序

二子事事記分明  
素鏡照來子面情  
語淡而在意誠大  
柱立無第幾多  
以想喜俄一雜生  
誰料會中十萬身  
少華婉畫史著  
竟歸後弄出孩兒

何克禮題

讀史贅議卷上

日本武

仙臺 齋藤馨子德 著

善圖天下者。規模術畧。素定於胸中。而後功加天下。  
苟無素定之畧。而運勇奮鬪。以僥倖于萬一。安克濟  
哉。日本武以深宮粹質。奮不世之勇。東西千里。百年  
未合之地。皆指顧而定矣。世特見其勇。駭以為神。吾  
獨究其經畧之迹。然後知日本武之功。非日本武之  
勇也。日本武之畧也。何以明之。前是武內宿称巡察  
東北諸國。還奏其地。可収為朝廷用矣。斯言也。日本

武聞而知之亦久矣。何不早奏。父皇以收宜收之地。而因循至此。受西征之命。郎不自顧。奮入賊地。是亦必有故矣。吾意東北之國。地勢險遠。民俗强悍。未可以倉猝破。故欲勦西賊于其間。以盛我兵。張我勢。而後東嚮進征。兵鋒所加。必成破竹之勢。此日本武之畧已素定。而與父皇相謀於家庭亦熟矣。所以一旦受命而不辭也。及其征也。單兵勁進。躬就巢窟。而殲賊帥於隻刃之下。不出旬月。而西道平。兵勢盛張。於是淬精磨銳。將窺東夷舉動。而勦之。既而叛者相踵。王化益梗。乃舉淬磨之精銳。藉西征之餘烈。東向而

下。賊要諸駿河。而一麾輒潰。諸道響震。然賊魁在極東之地。道路尚遠。若徒優遊從陸而進。則彼必自脩堅壁高壘。攻之不拔。我氣漸倦。以犯遠之兵。持漸倦之氣。一敗不振。今日之日本武。必爲他日之田道矣。於是航海急進。從相摸歷上総。轉入陸奧。出葦浦。渡玉浦。至蝦夷境。攻其無備。襲其不意。而彼氣喪膽沮。不知其所以爲禦者矣。不降何待。賊魁降。而東西皆服。乃歷常陸。抵甲斐。莫敢逆者。而信越猶有恃險不從者。因遣吉備武彥於越。自入信濃。所至不戰而靡。雖中道即薨。然其經畧之功。已定天下于一時而有

餘。嗚呼古之立功於一方者有之。未有定天下若此之速者矣。而世之稱日本武者。但知其勇。不知徒勇而無畧。可以圖一方。未可以圖天下也。

坂井虎山曰。欲征東夷。先勦西賊。以此為日本武之畧。余未知當時日本武之意果然也否。然所云徒勇而無畧。可以圖一國。不可以圖天下。是則確論矣。

厩戶

世之佞佛者。信厩戶。排佛者乃不信焉。信者知其好佛而已。不信者。知其好佛之非。又知其納弒逆之人

更非。而至其親行弒逆之志。則莫之知也。厩戶之納浮屠于宮中也。物部守屋中臣勝海。極陳其不可。蘇我馬子強納之。守屋不平。厩戶謂左右曰。彼迷因果理。禍今將至。但未覺耳。守屋備兵自衛。勝海以衆助之。厩戶使人陰殺勝海。後用明崩。守屋欲立穴穗部。厩戶與馬子殺之。吾以是知馬子之弒逆。固出于厩戶之志。而厩戶納之。不足怪也。何以言之。所謂因果之理。必其禍福委天。而人不與者。然後可也。今厩戶之因果則異是矣。我殺之。非他人殺之。而以爲因果。則因果不在天而在厩戶也。且使彼罪當殺。則陽誅

之可矣。今乃陰殺之者。蓋欲歸諸天而已。若不與知也。及守屋之立。允德部乃舉兵討之。以其有罪也。守屋而無此事。則厩戶又陰殺之。而歸諸天必矣。是二人之死。皆死于厩戶。不死于因果。而崇峻之殺。亦猶是耳。厩戶與馬子。為交大密。崇峻惡馬子之所為。而告諸厩戶。欲其戒之也。厩戶不能從其命。故崇峻至於忿言橫出。而不自禁。當此時。非馬子弒崇峻。則崇峻必殺馬子矣。馬子既死。而善馬子之人。獨得晏然無事耶。抑厩戶冀天位於他日者也。今乃不唯不得繼位。且欲免廢流竄逐之禍。而不能。厩戶懼之。亦至

矣。於是馬子不弒崇峻。厩戶必勸弒之。而崇峻果死于馬子。故厩戶奉女主。自據太子之位。恬然不耻。猶且為之辭曰。此過去之報也。是亦殺勝海守屋之術耳。向使厩戶果無欲弒之志。則人主且可受過去之報於其臣也。人臣獨不受現在之報於人主之族乎。厩戶於勝海守屋。則親殺之。而歸諸因果。於崇峻則視人弒之。而歸諸過去之報。於馬子則舍怨于現在。而不報。何因果應報之在崇峻與守屋勝海。而不在馬子也。故吾以為崇峻之死。亦不死于過去之報。而死于厩戶之志也。世乃不責其志。特責其好佛與納

馬子。抑亦未矣。

坂井虎山曰。古人稱論議痛切者。爲老吏斷獄法。老吏斷獄不足尚也。但佛徒能爲遁辭。非斷獄法。則無得而窮詰。如此篇是已。把太子因果一語。以誅其心。而太子之罪。無所於遁。可謂痛切矣。

野見宿祢

生人仁也。殺人不仁也。殺無罪之人于初。而生當死之人于後。吾未知野見宿祢之仁不仁之所定也。宿祢當畚仁。皇后之將葬。進議曰。山陵殉人不仁也。不若以便宜裏事。乃召土部自督。以埴作人物象。用此

易人。以爲後世之法。然則畚仁以後。天下臣子得免於惴惴臨穴之死。皆宿祢致之也。宿祢一搏土。而千百當死之人。皆不死矣。豈可不謂仁耶。而其受帝命。與當麻蹶速角力也。吾以爲一旦之戲。耳目之觀耳。力能勝之。則推而倒之。笑而慰之。可也。今宿祢足踏其腰。折骨而斃之。事出于戲。而至於殺人。帝將取適於耳目。而謀歡于一笑。轉見糜骨濺血之慘於堂廡之下。必且掩目而起矣。是市井狂妄之夫。且不爲而宿祢爲之。何也。仁與不仁。不並行。異日止殉之宿祢。今日不宜以戲殺人。苟今日殺人而不悔。則異日止

言身卷一  
三  
殉之心又何從生。吾嘗思其故矣。宿祢之殺蹶速之心。即止殉之心也。天下有殉久矣。今葬皇后而無殉。是非薄於皇后耶。薄於皇后而有功于天下。故斷而行之。然則殺蹶速亦不仁於蹶速。而有功于天下。此所以殺此而不疑也。殺蹶速何以有功于天下。曰。蹶速生於當麻。而勇悍多力。恒大言曰。方今之世。有能與我抗力者乎。斯言也。蹶速倨傲暴慢。蔑如一世之志見矣。以勇悍之資。抱蔑世之志。而徘徊于帝都郊畿之地。無爲則已。有爲則一旦輦轂之蒙塵。是必然之勢也。宿祢知之。故殺之於纖微之日。戲玩之際。而

天下之禍患消滅不存。弭禍於既發。不若制於將萌之初。蚩仁之不以殺人爲怒。而遽賜其地。留爲廷臣者此也。是則宿祢之止殉。而仁固仁也。殺蹶速而不仁。亦仁也。以仁概之。而宿祢之論定矣。

坂井虎山曰。抑揚之妙。勝于東萊穎考叔之議。又曰。宿祢一殺蹶速。而至今角抵殺人者。皆在所不問。使漢人議之。必詆以爲永世不仁之備。盖日東自有此一種尚武之風。而非漢人所知也。

### 武內宿祢

成天下之大功者。必無所利於天下者也。苟利於天



言曰 卷一  
下而爲之。必不能以功名終矣。武內宿祿。從神功。皇  
后征三韓。當危疑之日。維持幼主。誅叛鋤強。歸天下  
於朝廷之有。功亦大矣。然其受命於西階之鎮。弟甘  
美內讒。以不軌。應神以爲信。遣使殺之。武內逃歸。自  
訴其寃。應神使二人探湯。以辨真僞。吾以爲武內之  
遭讒者。非其罪也。所以致讒者。乃不可謂非自取之  
罪矣。先是仲哀之崩也。皇后與武內周旋其間。秘不  
發喪。形迹不能無疑於天下。故麀坂忍熊至。舉兵而  
反。武內乃抱幼主。而崎嶇于兵陣。百方計慮。以誅之。  
然後以赫奕之功。居大臣之位。幾七十年。斯亦可以

已矣。猶且受鎮西之任。而弗辭。貪功之心。老而不衰。  
宜致甘美內之讒也。吾意武內功已震主。而位極人  
臣。自外觀之。豈無專擅自用之迹。是乃讒間之不宜  
待今日。而皇后在上。與之協心。故無間可投。皇后一  
日薨。則武內者。先后之嬖臣。據遺寵。以劫制人主者  
耳。應神且疑之。故甘美內以弟昆之親。彈劾當路之  
大臣。而不顧。不然。以應神之賢。豈不明知二人之忠  
邪。而必探熱湯。以辨其真僞哉。漢霍光擅廢立之權。  
再造漢家。而不能守。以寵利居成功之戒。身死而蒙  
族滅之禍。是猶武內耳。武內幸無毒后之妻。而應神

之英明非宣帝比。是諛言之所以遂釋也。然則如何。曰。爲武內者。宜其初及帝壯。勸皇后復政於帝。而身亦退老。薦賢者代之。皇后免貪權之名。而我無撻切之迹。是可以解疑天下。見先帝於地下。而無愧矣。願乃不然。熟視皇后抑天下於六十餘年之久。而不肯諫。自處女主。罷行年三百。不知致仕。則謂其成天下之功。無所利於天下。誰敢信之。遂以受疑於天下。招讒於子弟。而使天子有幾殺大臣之名。噫。是誰罪哉。坂井虎山曰。武內形跡。由今言之。實有可疑者。然當時人心純朴。觀其探湯辨真偽。可觀已。所謂據

遺寵以挾制人主者。武內之心。恐未至是。

### 物部守屋

厩戶與蘇我馬子協心崇佛。而物部守屋拒之。卒爲其所凶。余曰。守屋之拒佛也。即助佛也。夫欲拒之者。必先知其教之爲何如。然後知其拒之宜何如。守屋欲拒佛。而不知佛之教爲何如。則未也。佛之教。空虛寂滅。無有人倫日用相愛相生養之道。而其視父子君臣。爲漠不相關之人。故爲之徒者。往往弑父弑君。而不疑。他日馬子弑崇峻。而厩戶恬視不怪。愈與之友善。是其教使然也。則佛既以無父無君教人矣。是